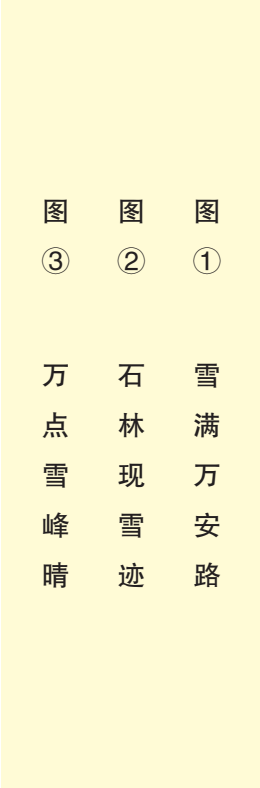


万安山·雪后初霁

11月22日,一场初雪如期而至。大雪骤落,飘飘洒洒,虽封途堵路,却添得一幅难得的人间美景!

当雪后初霁,遥望万安山,分外妖娆。皑皑白雪覆其上,安然静谧如同水墨画。踏步万安山,栈道蜿蜒,亭台楼阁阡陌里,银装素裹,茫茫一片雪地,又见万安山别样魅力。

旭日已出,初雪难寻,再赏雪景哪里去,不如来看一下万安山的雪景吧! (文/图 万安山)



闲情偶记

禹宿谷堆,一个神秘的地方

□ 杨群灿

在万安山野生动物园邻近发现的曹魏高等级大墓,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,吸引了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、国家博物馆、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众多单位的考古大咖云集考古发掘现场考察、研讨,虽然对墓主身份尚未做出结论性判断,但其地位很高是毋庸置疑的。巧的是,在其西侧不远处有一个地方,与曹魏皇室以及之后的西晋皇室、北魏皇室都有着密切的联系——它叫禹宿谷堆,与曹魏大墓隔李家寨村相望,二者直线距离仅数里之遥。

历史有时真的很有趣。提起禹宿谷堆,当地大人孩子都能说出一段关于它的美妙传说,知道那是大禹住过一宿的地方,是大禹战胜洪水的遗迹,但对其曾经的历史作用却乏人知晓。

禹宿谷堆,就是我国中古时期鼎鼎大名的“委粟山”。“委”是堆聚的意思,“粟”指小米,“委粟山”是说禹宿谷堆高高的,圆圆的,尖尖的,如同将巨量的小米堆聚为圆锥状,实在太形象了。委粟山位于万安山主峰北麓,李村镇南宋沟村村北,是一座形状稍扁、北低南高、近似浑圆的石质结构山丘,顶部稍平,底面周长约2000米,海拔368米。其南部顶端雕造有石龕一孔,深2米,阔3米,门楣上题“三圣洞”字样,没有年月题记,龕内外佛龕造像数尊,融儒、释、道三教于一体,是十分少见的。

中国古代帝王自称“天子”,他们对天地非常崇敬,祭祀天地的祀典非常隆重。从周朝开始,天子每年冬至日要于南郊之圜(yuan)丘祭昊天上帝,夏至日于北郊之方泽祭地祇,即如《广雅·释天》中所说,“圜丘大坛,祭天也;方泽大圻,祭地也”,是远古“天圆地方”思想的体现;同时,南郊祭天,以先祖配,北郊祭地,以先妣配,是皇帝“代天理物、治世”的权力象征,祀典不断举行,成为强化“君权神授”的重要手段。

“圜丘”也叫园丘,为圆形,“方泽”即“泽中之丘”,为正方形,有水环绕,二者呈正南北方向,都是古代重要的礼制建筑。简单说来,它们是明清北京城天坛和地坛的前身,天坛即古之圜丘,地坛即古之方泽,只不过当时因物力所限,营造得比较简陋罢了。

三国时期,曹操、曹丕忙于征战,局势不稳,顾不上弄这套礼仪。《三国志》载,魏明帝曹睿当政后,接受大臣、也是他的发小高堂隆的建议,于青龙三年(公元235年)10月,“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”,并颁布诏令,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,以始祖虞舜配享;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,以舜妃伊氏配享;在南郊祭祀皇天神,以武帝(即曹操)配享;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,以武宣皇后(即卞皇后)配享。

有意思的是,曹操家世难以追溯曾祖以上历代祖先的名讳,为了以高贵的出身为其世系罩上耀眼的光环,曹睿把始祖说成是来自上古的虞舜,四朝元老、太尉蒋济曾为此跟他抬过杠,但他没有理睬。

曹魏政权认为,把自然山丘委粟山作为圜丘是上天所赐。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入选2015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,从卫星地图上,汉魏故城以太极殿为基点,向南依次为宫城正门阊阖门、内城正门宣阳门,形成都城主干道铜驼街,向南出外郭城,直达圜丘,构成了魏晋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。而北魏平城时期位于呼和浩特之圜丘,以及西安市雁塔区遗存的隋唐圜丘,均为人工土筑。

既然是营建,委粟山上必然会修建台阶、祭台等一些基本设施,每逢冬至日,魏明帝曹睿在南郊圜丘祭天,音乐演奏的是《皇矣》,宫廷舞《云和》也搬到了祭坛上,祭典结束后,奏《维皇》;而夏至日在北郊方泽祭地时,音乐则用《天祚》,演奏《大武》之舞。

景初三年(公元239年),36岁的曹睿英年早逝,年仅8岁继位的齐王曹芳还是个

小屁孩儿,加之曹氏、司马氏党争激烈,公卿大臣们皆被卷入,谁也没有心思再关心郊祀,于是曹魏以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项活动。

到了西晋时期,郊祀制度有了重大变化,但委粟山作为圜丘被沿用下来。泰始二年(公元266年)冬至,“晋武帝司马炎亲祠圜丘于南郊,郊祀宣帝(即司马懿)以配天,宗祀文帝(即司马师)于明堂以配上帝,皇太子、皇子皆侍祠”。

又过了200来年,北方游牧民族雄起,拓跋氏入主中原,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将汉化改革广泛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。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,他下令放弃祭祀本部族崇拜的天、神,采用汉族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,圜丘祭天,方泽祭地,以祖宗配天。翌年,孝文帝到达委粟山,测定祭天的圜丘,召集群儒商议祭天之礼。他接受秘书令李彪的建议,提前一天在学宫中祈祷,于太庙祭告,第二天冬至,祭天于圜丘,同时宣布大赦天下。

穿越到1000多年前,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彼时的祭典盛况:冬至日,在凛冽的寒风中,长长的祭祀队伍从洛阳城出发,涉洛河,过伊河,一路黄土覆地,向南迤逦而来;行进到气势磅礴的圜丘山脚,皇帝降輿(即下轿),在黄罗伞遮盖下,公卿大臣、皇亲贵戚簇拥着皇帝拾级而上,顿时金鼓齐鸣,号角连天,色彩斑斓的旗帜与幡幢交相辉映,气氛庄严隆重;三声静鞭后,几百人的祭天队伍有序摆开,静鞭、毳筒、兵器、旌旗、幡幢、官扇、伞盖、金八件等仪仗器物一一呈现;在庄严的宫廷音乐声中,皇帝带领群臣虔诚地敬香、行大礼,祭拜上天,山下一众草根平民匍匐于地,不敢仰视,恭听祭文,山呼万岁;祭礼毕,专业宫廷舞者开始上演祭天乐舞,有时皇帝高兴了,会诏告天下大赦罪犯……

可是,从东晋开始,随着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南移,委粟山作为圜丘祭坛就废弃了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有数家石料厂围堆采石,委粟山变得千疮百孔,几乎被挖空,山顶的石龕危如累卵,山丘浑圆的形象亦不复存在——1000多年前曾作为曹魏、西晋、北魏皇家祭祀的遗存,繁华不再,凄凉冷落,如今已很难找到些许遗物了。



丝路花雨

再不下雪就老了

□ 阮小籍

整个冬天,我都在等待一场雪,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最好是张岱《陶庵梦忆》的大雪三日,人鸟声俱绝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不必西湖,不必小舟,也不必炉火和烧酒,不做张岱,我只要一个人,一场雪。

“雪来了,门躲着,一切都很温暖,有一些事要静静地想想,一些过去和将来的事情……”诗人于坚说,“雪睡了,夜有一个白色的枕头,寒风吹亮了月光,十二月默默地站在街上,有些甜蜜,有些辛酸,有些茫然……”

时下流行的一则微信,说40岁是个令人尴尬的年龄,谈爱情已老,谈死又太早,和年轻人一起谈经历太幼稚,和老年人一起谈事故又太小,闲在家无聊,出去疯狂吵。任性说你要成熟,沉默说你装深沉,时尚说你妖,朴素说你老。觉得生活累了,刚想消极下,回头一看,上有老,还有小。而我,一个过了甲午年就40岁的男人,在这岁末的微寒里,仓皇多于豁达,茫然多于释然,心酸多于甜蜜,仿佛一个一败涂地的士兵,千辛万苦翻过前面的山丘,才发现根本就是无人等候。多少的不甘,多少的不舍,多少的隐忍,多少的不愿意,多少的不放弃,都化作一声叹息。可我心里明还是桀骜不驯的年轻,咋一下子就老了呢?

絮染未着愁多事,着了絮染事更多,感情的事,说穿了就是一个人挣脱一个人去捡,40岁的老男人,谁又是那个捡的人呢?想起了《世说新语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事,大雪的夜,去看望老朋友,“夜乘小船就之,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。”人问其故,王曰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一段辜负了的情,一个擦肩而过的人,牵肠挂肚了多年,念念不忘了多年,当真的如王子猷一样经宿方至,物是人非怎样,物非人是又怎样?还不是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?

你赢,我陪你君临天下;你愁,我陪你醉卧天涯,不仅想起了山里的一个朋友。选择一个温暖的冬日,我去看他。

老人89岁了,一手的楷书静水流深,恬淡自然,丝毫不见龙钟的样子。时令虽然已过了小寒,山里丝毫不见冬天的样子,阳光穿过枣木的栅栏,照在身上暖暖的。栅栏外面,可以俯瞰溪水潺潺,绕过覆满青苔的鹅卵石,从小石桥穿流而过。溪水的对岸,是种满麦苗的坡地,两头牛,一头黑色,一头黄色,七八只羊,有山羊,也有绵羊,在啃噬麦苗。老人突然问,今天几号了?我一愣,每天只知道上班下班,最多知道该不该双休日了,倒是真的忘记了或者说从不曾关心过日期。我拿出手机,查了查,说已经是三九天气了。老人点点头,又摇摇头,说,进山有十多年了,便不再言语。

下山时,老人给我写了一幅字,“凜雪而精神”,我知道,这是是《庄子·知北游》里的句子,“汝齐戒,疏淪而心,凜雪而精神”。老人的意思我懂,人到中年,如果来一次酣畅淋漓的雪浴,就老了!

这世间事,除了生死,哪一件事不是闲事?再不下雪就老了,在这个丙申年的岁末,我终于在洛阳等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来。

